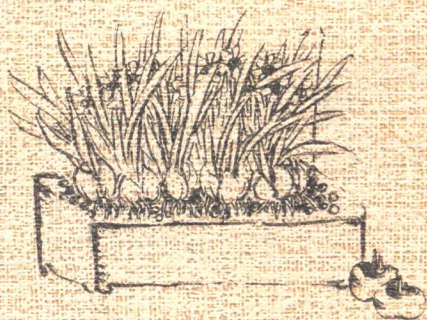


邓云乡集



云乡话书

邓云乡 著

中华书局

邓云乡集

云乡话书

邓云乡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云乡话书/邓云乡著. —北京:中华书局,2015.4
(邓云乡集)

ISBN 978-7-101-10472-1

I.云… II.邓… III.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35370 号

书 名 云乡话书

著 者 邓云乡

丛 书 名 邓云乡集

责任编辑 胡正娟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5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5 $\frac{3}{4}$ 插页 4 字数 350 千字

印 数 1-6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0472-1

定 价 48.00 元



小丁 绘

邓云乡，学名邓云骧，室名水流云在轩。一九二四年八月二十八日出生于山西灵丘东河南镇邓氏祖宅。一九三六年初随父母迁居北京。一九四七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做过中学教员、译电员。一九四九年后在燃料工业部工作，一九五六年调入上海动力学校（上海电力学院前身），直至一九九三年退休。一九九九年二月九日因病逝世。一生著述颇丰，主要有《燕京乡土记》、《红楼风俗谭》、《水流云在书话》等。



一九八八年邓云乡与俞平伯（右）合影

水流雲在書話

顧廷龍題



顾廷龙题《水流云在书话》

雲卿先生

承拜長函，三月廿四日未接，請電洽聯衆。

昨午先生來中大，三月廿五日回廈門，拙作《論楊本、新金山》

全未及先生之厚，先生大作，可謂一備，勉我二漢，民

國筆記甚好，與設法寫第二輯，毋視

中無

晚
董橋 敬啟 二月二十六日



董橋致鄧雲鄉函

出版说明

邓云乡(一九二四—一九九九),学名邓云骧。山西灵丘人。教授。作家,民俗学家,红学家。出生于书香世家,祖父和父亲都曾在清朝为官。幼时生活在山西灵丘东河南镇,一九三六年初随父母迁居北京,一九四七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做过中学教员、译电员。一九四九年后在燃料工业部工作,一九五六年调入上海动力学校(上海电力学院前身),直至退休。

邓云乡学识渊博,文史功底深厚。为文看似朴实,实则蕴藏着无穷的艺术魅力。其旁征博引,信手拈来。不论叙述民风民俗,描摹旧时胜迹,抑或是钩沉文人旧事,探寻一段史实,均娓娓道来,语颇隽永,耐人寻味。

此次中华书局整理出版的邓云乡作品集,参考了二〇〇四年版《邓云乡集》,并参校既出的其他单行本。编辑整理的基本原则是慎改,改必有据。具体来说,就是:

一、凡工作底本与参校本文字有异者,辨证是非,校订讹误。

二、凡引文有疑问之处,若作者注明文献版本情况,则复核该版本;若作者未能注明的,或者版本不易得的,则复核通行本。

三、作者早年著述中个别用字与当代通行规范不合者,俱从今例。

四、作者著述中某些错讹之处,未径改者加注说明。

五、本次整理对某些书稿做了适当增补,尽量减少遗珠之恨;有的则重新编排,以更加方便阅读。

邓云乡与中华书局渊源颇深,生前即在中华书局出版《红楼风俗谭》、《文化古城旧事》、《增补燕京乡土记》、《水流云在丛稿》等多部著作。此次再续前缘,我们有幸得到其家属的大力支持,不仅提供了邓云乡既出的各种单行本作为编辑工作的参考,并以其私藏印章、照片、手稿见示,以成图文并茂之功,在此谨致谢忱。

中华书局编辑部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

目 录

“二十四史”	1
“二十四史”痴想	3
关于《蜀碧》	9
《清史稿》琐谈	12
二百年前古书	20
“小山”辨	23
易安居士“送别词”蠡测	27
禁书与“太平歌词”	37
“青词”与“太平歌词”	40
雍正的大批判	44
《红楼梦》与中国传统文化	47
“红”趣胜谈禅	60
“红楼”茶事两则	67
《红楼梦》·《阴骘文》·惠红豆	77
《红楼梦》与《窈言》	86
《红楼梦》·上海话·“促狭”	91
乾隆与“傻大姐”	94
吴梅村·《红楼梦》·锦靴	97
湖畔谈“红”三则	100
两本“红楼”小书	108
“石头渡海”和胡适	112

“石头”的祝愿	115
画意·诗情·文理	118
汪辉祖及其著述	122
遗老与《雪桥诗话》	143
潘氏春闺诗纪	147
一首连着今人命运的绝唱	
——读邓廷桢《月华清》词	155
《清秘述闻三种》读后	165
《王国维全集·书信册》与《颐和园词》	175
读《藏园群书经眼录》	180
谈《瓜蒂庵丛刊》两则	190
谢国桢先生与《晚明史籍考》	197
读《王文韶日记》	201
《忘山庐日记》与北京	214
李越缦与《苏园花事词》	224
枝巢老人及其著述	232
《胡适的日记》录趣	243
胡、顾《水经注》书札	252
顾颉刚与崔东壁	260
鲁迅抄碑、抄书及《游仙窟》跋	268
叶老论《说园》	272
信里“红楼”	
——怀念平伯夫子	276
《俞平伯书信集》	280
俞老家书	289
家书抵万金	292

读《俞平伯家书》	294
俞平伯师与故乡	297
再读俞师日记	301
《冬夜》与《古槐》	311
徐志摩《府中日记》及罹难实录	314
沈从文师的学术文章	318
张伯驹氏原刊《丛碧词》书后	322
容庚先生的《丛帖目》	326
石印《御制圆明园图咏》	329
一本破书,三种乐趣	
——商务珂罗版《曼珠留影》残卷书后	337
杨小楼·周志辅·《昇平署档》	
——京剧史籍之一	345
梅兰芳·齐如山·“剧学丛书”	
——京剧史籍之二	352
金梁的书	359
笔记而且大观	362
才女写书	365
晚明小品	368
白话大师的文言文	372
新诗人写旧体诗	376
北京风俗画与日本	380
北京乎	393
读《刘伯温与哪吒城——北京建城的传说》	397
书忆	401
著书难为稻粱谋	414

“书缘清话”八则	424
书话四则	444
稿费沧桑	450
送书的烦恼	461
为书打官司	463
书边杂写	465
万里《寄情吟》	482
谁知散木有乡根	484
董桥与《董桥文录》	488
《留欧印象》与医生写书	491
代后记	495

“二十四史”

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我不知高低，几年前忽然写了篇说“二十四史”的文章，扔在橱中，偶然发现，寄给《博览群书》，换点稿费，买冰棍吃。天气热了，退居林下的大官，有人孝敬。穷教书匠，株守户牖，不得不自想办法，自食其力。不想被《北京日报》读书版编辑先生见了，一定要我再写篇“二十四史”的文章，催稿电话，由北京追到上海。既承厚爱，敢不遵命？于是“不知从何说起”的“二十四史”，又要讲说几句。

“二十四史”，从时间上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此话怎讲？因为时间、人事，有如流水，不知何时流起，也不知何时为止。“二十四史”所记，不过数千年事耳，就算从盘古开天辟地记起，比之北京人的头盖骨，恐龙蛋刚下出来的那一刹那，那真不知要晚多少万年。如何说得上长呢？何况“二十四史”的第一部、第一篇、第一句也不过从“黄帝者，少典之子”说起也。那么短呢？最后到明代崇祯亡国，那也是三百五十多年前的事了。岂能说短乎？不过当时还没有“二十四史”的名称呢。“二十四史”是乾隆四年在明代“二十一史”的基础上，增加《明史》、《旧唐书》、《旧五代史》为“二十四史”，即自《史记》开始，至《明史》为止，共二十四种正史，总三千二百四十卷，称之为“二十四史”。

《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习惯上叫作“前四史”。两晋南北朝，是一个漫长的分裂混乱的时代，足足三百多年，所以《晋书》、《南史》、《北史》以及宋、齐、梁、陈、北魏、北齐

等大都是唐代人编写的。自唐以后,后代人修前朝史,唐、五代、宋、辽、金、元、明。这中间又有重复的,如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都是内容有同有异的纪录同一时代历史的书。不过这是古已有之的。《史记》同《汉书》就重复记载了汉代前期的事,但有详有略,各有优缺点。过去有的大学史学系专门开过“《史》、《汉》异同”这门课,细说起来那是十分复杂,可以写成洋洋大观的专门著作了。列入“二十四史”的史书,都是经过皇帝上谕,国家正式公布的,所以明代不在“二十一史”之列的五代后晋刘昫所编《唐书》、宋薛居正所编《五代史》均加一“旧”字,与欧阳修所编之《唐书》、《五代史》均经乾隆上谕,列为正史,合称“二十四史”了。清初顺治年间,灵寿人傅维鳞按正史体例编写的一百七十一卷的《明书》,就不能列为正史,不能和张廷玉领衔修的《明史》相比。明初宋濂领衔编的《元史》,匆促成书,问题不少。清末民初,柯劭忞的《新元史》出版,声誉极高,其同年徐世昌做大总统,下令将其列入正史。这样《元史》也有新、旧之分,“二十四史”成为“二十五史”了。《清史稿》编成出版,始终未奉国家命令,因之只能称“稿”,不在“二十四史”或“二十五史”之列。

“二十四史”标点出版,是大好事,对这套书的普及及未来影响关系极大。倒不是中国人吹牛,全世界也只有中国有这样一套辉煌的“二十四史”,有钱的大款买整套的,没钱的小知识分子,零买几种。这好比把万里长城放在你房间里,可以沾点祖宗的光荣,洋鬼子是没有这个福气的。四十年前在南京,第一次遇到编《辞源》的方毅老先生,问我是哪里毕业的,我说北大中文系。老先生板着脸问道:“看完‘二十四史’了吗?”我说没有。老先生脸拉得更长,冷冷地说道:“连‘二十四史’都没有看,那算什么中文系毕业的!”真是当头棒喝,冷水浇头。我再不敢回老先生话,只有后来慢慢地补课了!

“二十四史”痴想

说起“二十四史”，在我是有个因头的，其间有个小故事。三十五六年前，我在南京教书，偶然遇到编《辞源》的方毅老先生，他知道我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的，便问我看“二十四史”没有？我说没有。他老人家马上脸一板，冷冷地说道：“二十四史都没有读过，算什么中文系毕业生！”真如当头棒喝，给了我一次十分深刻的教育，使我懂得了读史的重要。

原来北方家中有百衲本“二十四史”，战乱中丢失了。自七十年代初又陆续买了些史书，大多是《四部备要》本的，如“前四史”以及《南史》、《北史》等。后来中华书局的标点本“二十四史”陆续出版，接着又出版了标点本《清史稿》，也买了不少。这样，各种版本的史书，我先后也算看了不少，补了课。不过我看史书的习惯不是顶好，不是抱着忧国忧民之心正襟危坐地去读，也无法和以《汉书》下酒的古人相比豪情。一句话，我只是以看“闲书”的态度去读史书，追求的是读书之乐、读书的趣味。

为什么忽然说了上面一些话呢？是因为最近又闲阅标点本《隋书》而想起的。标点本比之未标点本，是跨了一大步。但看着看着又感沉闷，心想此书能否再精彩有趣些呢？忽发奇想：一是标点了的《隋书》和未经标点的，在阅读者的难度上、趣味上究竟有多少差别。能随便地阅读标点本“二十四史”，而且感兴趣的读者，如果把标点抽掉，是否就完全看不懂呢？

二是加标点的目的是什么？是否完全为了看不懂的人能看

得懂,或者还是为了其他?即超越懂不懂以外的某些方面?

三是随意拿标点本“二十四史”当闲书看的究竟能有多少人?是不是很少很少?是不是想办法可以使这种人从书的本身上增加一些?

对于以上三个问题,我又自问自想,自己先找一些答案。

第一标点与不标点,似乎不存在绝对的看得懂与看不懂的问题。如果能随意阅读标点本“二十四史”,那么,给他一本未加标点的试着看看,我想也绝对不会一点不懂,自然,比较困难些。因而标点的作用还不单纯是为了懂不懂。

二是加标点的目的既不是单纯为了懂不懂,那要求就可以更高些,就是使读者读起来更方便,更有味道,更能引起读者的兴趣……一句话,就是标点本与不标点本大不一样,它能方便读者、吸引读者。不只是消极地为了看得懂,而是积极地发挥书的更大作用,使之更大限度地影响民族历史文化的不断延续与向前发展。因为中华民族五千年悠久的历史文化,不能只剩下《红楼梦》和《金瓶梅》呀!对于未来,“二十四史”似乎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是想应该使“二十四史”本身具有更大的吸引力,不能只满足于使读者便于阅读,应该使它本身使读者感到可爱、有趣、有意思,看了一本想看第二本;看上去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在现代科学技术如此发达的时代,这是完全可以办到的,而且是能办得好的。

这样,越想越有意思……再看着手中葱绿色封面的标点本《隋书》,翻来翻去,不免感到它太古板了、太单调了。虽然加了标点,分了段落,比线装的不分段、不加标点便于阅读得多,可是这古老的文字,千篇一律的版式,一样黄白粗糙的新闻纸,一律的五号黑铅字,要让它对广大海内外读者焕发吸引力,似乎太难了。如果这样的书,只是供少数专门研究的人,或为了某种需要